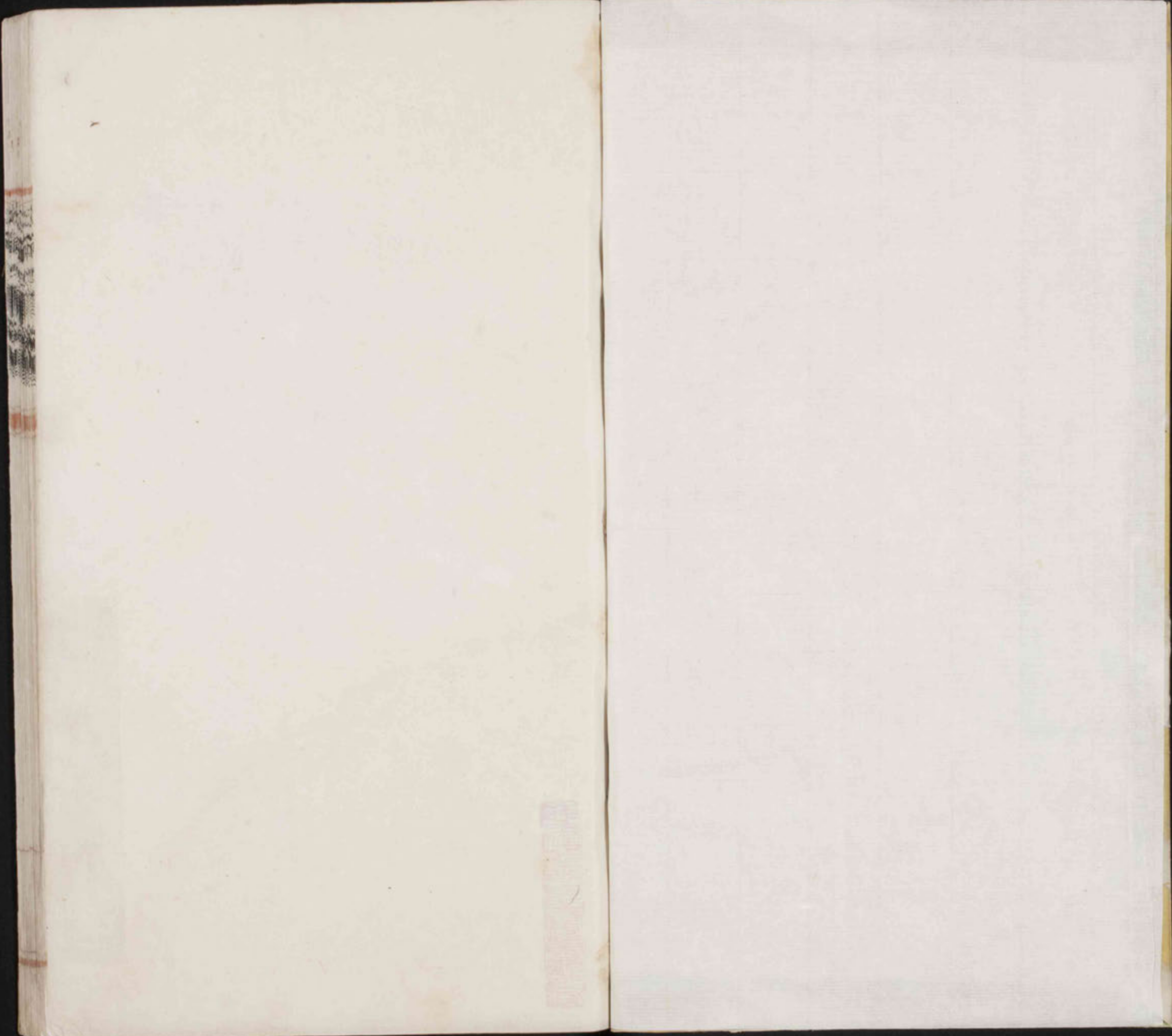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函書別集卷五
三五



詳校官江西道御史臣龔駿文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函書別集卷三

易學須知卷之三

禮部侍郎胡煦撰



須知周易一書天地之大道存焉故最靈最妙無過於此觀其極細極微之物莫不分天地之至靈以有其生非謂靈者靈而蠢者蠢也龜之朽骨著之腐草皆具有前知之道而他可知矣祖父之骨得其地且可以福及

雲來安得謂神靈而形蠢乎
須知周易之道隨人用之無往而不靈聖人之前知不
假著龜而神明便堪坐照皆保合之太和各正於一元
者也故用之以脩身而物格知致意誠心正者此之為
也用之以治人而家齊國治天下平者此之為也用之
於參贊而位天地育萬物者此之為也用之於萬物而
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者此之為也故以為天地之大道
也

欽定四庫全書

須知周易所闡全是天人合一之旨故大象率兼天人
而言之彖辭爻辭每合天道人事而解之不可誤看大
象
須知凡卦之大象上句是即天道以明此卦德下句是
即人事以明此卦德非直言此等天道此等人事也故
曰字上特標一象字不可不察
須知讀易者讀完一卦便當深察此卦之性情到會通
時自然有得切不可執定一椿人事在其意中

須知讀易與五經不同五經在周易之後當文字義理大明時故其文義皆有虛實承接轉換之法而周易卦圖開文字之始止有象耳故嘗一字一象亦遂一象一義入事以觀其義須知周易無閒文并無虛字如或字本無甚深義而三四爻多用之初上二五則鮮以三四為人位也又以三居下而却在內卦之上四居上而却在外卦之下故或之或之者不定之辭也其字本無甚深義觀五曰觀我

生上曰觀其生以九五為君位既自有其生矣上爻則曰其生明上之無位也是即包無魚之義周易之外如老莊參同龍虎上經悟真篇皆以象告皆不當於文字義理中求也觀其生以九五為君位須知周易之文簡而該如言初而不言中末言上而不言下中皆是欲人因類而推廣之耳又如六十四卦莫非剛柔之交乃獨於屯卦言始交諸卦之爻率言動變之事乃獨於坤之六二言動皆引端而不竟委者也

須知周易一書若止一占卜可盡則孔子不必有窮理盡性至命之說彼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不憚諄復言之何為者也

須知天地之理即在天地之氣化中不可以陰陽剛柔為粗淺而略之周易之理即在圖象卦爻中不可以象為粗淺而略之蓋形者神之寓象者理之寓也

須知周易止是聖人一部格物之書是徹始徹終之事

非但學者入門之始事故周易之象既格則無物不格係傳說仰觀俯察遠取近取邵子以觀物名篇皆格物之旨也

須知物之可格總不越陰陽二義陰陽之理顯之於象周易之象如不能格安可謂為格物

須知天人之秘在易中誠明之旨在易中一貫之妙在易中仁孝之道在易中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妙盡在易中

須知不學周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須知易有參贊位育之道有裁成輔相之道有範圍曲成之道總離不了禮樂刑政故大象每質言之至其施之於用無過抗者抑之卑者舉之枉者直之屈者伸之塞者通之結者解之渙者聚之促者舒之急者振之昧者明之亂者理之顛者扶之而已此道自具泰否損益睽解渙萃謙頤漸節諸卦中至於太元洪範洞極諸書擬其皮毛猶弗似也豈知易冒天下之道如天如海隨

人酌而取之無小無大皆有實用其中靈妙實難言說故聖人體之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學者守之可以脩身齊家愚賤尊之亦可以察往知來避凶趨吉大哉易乎而學人每置之高閣何耶須知周易之用盡在體中亦如河圖之成數盡涵於生數中故伏羲止立先天圖以後天之妙涵於先天故也今試看大生廣生皆知為天地之用然上而天下而地地包天中所可見者皆其體耳是則天地所生在天地

中未嘗離天地之體出天地之外也若誠解此然後知
文周之易確乎其為先天其先天諸圖確乎其為流行
不息而必非對待者也
須知卦畫不可以形器論所以謂為先天今試於揲著
觀之其所成卦爻不過著數之多寡而已謂為有形體
得乎

須知聖人之道盡在易象春秋易象其大本也春秋其
大用也舍此則學聖者無本領亦無作用

須知周易言天人合一之旨故為聖人之大本春秋具
天人感應之機故為聖人之大用試觀其中或天變而
人從之或人感而天應之不是無因特標此天時天象
也不向天人交關處著眼則止是魯國之史耳何云聖
經
須知周易微顯察來便是追遡天人之所以然處而春
秋謹始慎微便是求端於事功之所由起時
須知既顯矣而復微之者正要從已有爻象之後推原

到未有文象之先正是欲人察其來處也聖人相傳之心法正在於此

須知春秋未列人事先列天時蓋為天制運而生人人奉天而作事奉之則順違之則逆可徵元氣之潛符感通之妙理此即一以貫之之道故唯春秋全是易中道理

須知詩書禮樂皆聖道之散見者也其發揮天人之精蘊徹底透露者無如周易

須知六經之譬喻詩之比興皆倣於周易立象之法須知六經四子書皆是周易道理必須各各會通然後可以通易須知子史百家皆周易之支流其中皆有周易之理必各各知其不同然後可以通易又須知天時地理歲時人事農工醫卜無往而非周易之道理所散見必須各各會通然後可以通易須知支干納甲雖若最粗而支干所由作納甲所由寓皆由周易而起則皆至精之府也須知後世之五行術數皆分周易之靈妙

而襲取其說然皆各有周易之一義則皆周易至精之寓也故曰易冒天下之道
須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太極二字是說兩儀未兆之前原有此種道理不可言說不可思議故用太極二字贊之太者至尊至貴之稱極者無以復加之謂漢儒不得其解因兩儀四象八卦皆有伏羲之圖遂謂太極亦有圖焉誤之誤矣太極既不得解宜後儒之傳授皆未得其理也

須知分二象兩一詞本上用字來亦如伏羲畫圖但從兩儀起文王立卦但從乾坤起周公定爻但從九六起相似而兩儀之所自起則畫不成乾坤之所由來則說不出九六之所由肇則不可知也後儒不知其妙添除一以象太極一語驟而觀之一似有理而不知其誤也故讀聖人之經但當以經文為正耳蓋上文止說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指著而言也既有著則有象又有五十與四十九則有數有象有數皆陰陽既形

以後之事又况上文明明說出用字來又皆陰陽既形一邊之事安得有太極之可言乎言筮則止言分揲掛扐而已又何待重提太極乎分揲掛扐之後實有剛柔太少之妙實具六十四等之象用以知來藏往此皆陰陽之事非太極之事也故但從分二說起耳其說須知古今註易者不止一家其中亦各有妙處原不可求全責備專執一家之說須知周易而外有離太極兩儀但以數之巧合列為卦

象者皆易之蠹也是尚未知周易為聖人之道也天地無二道安容有二易哉故有分得周易之一義者皆當比合諸周易之理而收之有顯背周易而另為一易者皆當取正於周易之義而損之須知子雲之擬易擬其辭之似耳全無一毫實用後之著作家艷其可以得名也而易外之易紛紛矣不盡去偽易則真易終古不明甚矣子雲之作俑也須知自來儒者漢唯董子見得天人之理精繁露俱在

可考而知也宋唯邵子見得天人之理合故其所傳先天四圖無妙而不與周易相通若釋經而悖於先天四圖豈得為知周易者乎
須知易始於數所貴在數中之理河圖洛書如止作數看亦復要他何用伏羲畫出卦圖原未嘗執數而比之也今但向數裏糾纏伏羲何能離却此數畫成六十四卦
須知易字在繫辭中有解為天地之易者有解為聖人

之易者有解為易書者有解為易理者皆不必也天地無二易在天與在人一而已知此然後可與明天人合一之旨然後知易為天人合一之道
須知繫辭所云變化皆說乾元之既亨皆是太極陰陽四象之妙不可專在揲著上理會亦不可誤認為卦變須知繫辭除天一地二一章外凡言變化皆謂卦爻如乾兌在先天圖中本為太陽及其既分為乾兌便遂有天淵之別此所謂變化也然易道精微難可做象故藉

著策擬議其神妙以求之其妙在卦爻而不在著著特
用以求之者耳安得以著策之變化竟比象於卦爻之
變化安得執著策之變化而竟忘卦爻之變化哉
須知古者四聖之易各自為卷要皆根本圖書一以貫
之者也如謂易中卦爻與圖書無涉則自有周易以來
圖書當不至今日而廢矣何云則圖作易不知孔子何
為有往來終始內外上下之說耶後儒不察有欲並先
天諸圖而去之者是作易之道已不復存四聖之易先

缺其一吾不知文王憑何卦象而作周易耶故伏羲四
圖斷然為伏羲之易當如古法別為一卷
須知河圖既為先天伏羲則而畫之又名為先天圖則
文王開而成卦作為周易自無有一卦不是先天所由
謂周易圖攏得來止成得一箇先天大圖耳
須知文王既開圖為卦亦必準圖繫辭如陰陽之在初
爻止名九六豈非圓圖中初畫之兩儀乎又觀西南東
北先甲後甲豈不全出於圓圖乎又觀孔子之往來內

外上下終始豈不全說圖圖乎又觀小畜大畜小過大過及復垢夬剝諸卦孰非因卦命名因名作象乎夫卦開於文王而各繫其辭則六十四卦遂為文王之易亦當如古法別為一卷

須知周公因文王之卦折為三百八十四爻而各繫以辭亦必參合於圖書推本於先天別初上之宜巖內外之辨而擬議爻中之時位以倣像之今觀巽之九五變而為蠱乃先庚後庚何其與先甲後甲之旨同也无初

有終何其與終則有始之旨合也豈非原本伏羲而為之說耶爻辭既為周公之易亦當如古法別為一卷須知孔子十翼亦必原本圖書及伏羲文周而會通其合一之妙以立之傳也今觀彖辭每以往來內外上下終始為言豈非有見於文周之辭皆其先天之秘奧乎今觀繫說兩傳或明河圖或明洛書或明先天八卦或明後天八卦豈其於易渺無干涉而孔子亦誤綴其說乎又觀乾坤二象與蠱恒之終則有始復見天地之心

壯見天地之情何其與先後天圖不謀而合乎此豈不明於天人合一之故遽合天人而立之象乎遽有窮理盡性致命之說乎此豈不明於三聖合一之旨遽取先後天圖與辭變象占統以贊之乎然觀所繫之小象每自相承則孔子十翼亦當別為一卷以卦來而上下須知孔子之翼既不分別三聖而統為之贊則是周公之爻即文王之卦文王之卦即伏羲之圖伏羲之圖又即河圖洛書安得不會成一箇太極而總命為先天也

須知序卦者象之反也雜卦者義之反也
須知錯綜之說非來往之正義然既有雜卦一傳則顛倒其爻而較量其性情固亦觀象之法也故雜卦者所以重明序卦而已然使紊而不敘安復知有顛倒之義須知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即用九用六之旨也參伍則十五矣天地不交則化育無自而起故十五者九六之合也然九六之合又有動有靜有用有體如乾用其九於坤則坤為靜體而不用坤用其六於乾則乾為靜體

而不用故用九則不用六用六則不用九皆由參伍起也參伍而用則變由以起參伍而有用有不用故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也參伍者參天兩地之數也須知周易道理廣大聖人韋編三絕猶尚假年學之自漢以下諸儒極力發揮尚不能殫究底蘊若使數語便能解說一覽便易明了恐無是事况自來註釋不能盡合謬誤悖亂尤難辨別乎此書所解不憚引據詳明至有一象而兩說三說俱存者誠以象不可執其中蘊括

本如其廣且大也夫易猶海也飲一斗者聽其腹飽而去飲一石者聽其腹飽而去即酌無量飽樽者亦聽其腹飽而去究於海非有增損也然而周易自在也苟有渺知渺見皆周易之所不棄如謂道理盡是焉則煦也謝不敏矣須知周易原不易學其初略舉大概或於其中摘取支條未必不人人能解而究不可以為通必須精極於窮理盡性至命以達於天人合一之旨又能推極於日用

常行夫婦居室至粗至淺之事一以貫之都無異理然後可以為通必須從未有卦畫之圖書已有卦畫之先天諸圖又推極於文王之卦周公之爻孔子之傳節節打通全是一箇道理都無窒礙然後可以為通又必須離文周之卦爻使耳有所聞目有所見無非卦爻然後可以為通

須知周易亦甚易學其近而舉之則人人之所已明人人之所能明者也故易不告人以理而告人以象

須知易有性命之說有陰陽之說有各卦性情之說有
人事進退之說有吉凶趨避之說總不越一象之所已
須各因其象以求其理斷不可忘象而致有所遺亦不
可執象而致有所蔽

須知一言之合亦可以發明周易蓋易之廣大固無所
不該也

須知全體而微有所欠亦不可謂之通周易蓋周易固
一以貫之天人合一至矣盡矣之道也

須知諸爻之義皆各因卦名而起如睽字從見則爻多
言見蹇字從足則爻言往來又如咸言感噬言噬損言
損益言益鼎言鼎井言井從未有外卦而擬爻者也
須知讀周易者必先融會卦辭彖辭爻辭大象小象攢
攏一處以求一卦之真性情又須離象中之天道人道
以求一卦之真性情此卦之性情既真然後合諸時位
及乘承應比以觀各爻之性情始為得之一爻之問
須知舍周易而言聖學此外別無聖學舍周易而求聖

道此外別無聖道若看周易但如散錢未能成串縱有
微長不至大悖恐於聖學聖道均未為當也
須知後儒之解周易將各卦各爻皆另說出一種人事
是將一箇渾淪周易被他說散了若知周易自太極兩
儀以化生萬物止是一箇道理則聖聖相傳之道俱在
中矣
須知解經不得其旨只是往來之義不明不知其出於
先天耳往來不明則不知乾坤二用之說不知乾坤二

用之說則不知立爻用初字之義不知初字之義便不知內外上下之分不知內外上下之分便不知來於何所來之不明又安問往乎

須知欲明周易中往來內外上下終始之說當熟玩日月交光之旨仰而觀俯而察在天猶在人也安得以支干納甲而忽之
須知欲明往來之說但當先知此是某等體卦而來得某等爻象往得某等爻象乃可耳又當知來皆在下往

皆在上如賁之柔來文剛豈不是說下卦剛上文柔豈不是說上卦上即謂往也如晉之柔進而上行進而上是言往也既云上上行則必在上卦矣既云柔進則必以剛爻為體卦矣凡陰陽之爻見於卦象率以所少為主此諸卦之通例也只緣晉之下卦三陰相同莫適為主其上卦又有二陽相競亦莫適為主下卦既未有主而五之一柔獨往於上故曰柔進而上行進而上者往之謂也是即以五爻為之主也豈謂從下而上如卦變之

說乎卦變雖鑿鑿可據至此則茫乎不可通矣不得已另設一法而曲為之說豈一定不移之論乎因此等爻象合諸卦變圖有所不通遂將三陰三陽之卦亦不本諸卦變而另為一說至有一卦從三卦變來者安用此卦變圖乎為闡明天地中陰陽升降之氣乎為發明卦爻中陰陽變化之旨乎如蠱之自賁井既濟而來賁之自損既濟而來睽之自離中孚家人而來漸自渙旅而來皆與圖中卦變不合則是卦變雖設為圖仍為無用

之具也且必欲如此而變比諸本卦有何道理足相闡發耶此其所以難也須知往不是謂已過之往日來非謂自他處來於此處也譬如有人立於中路則從前發足之地方為來處此後所往之地方為往處即據時而言往來其方來也必為時之初其往而至也必為時之終矣是往來二字便具有時位二義今謂往為往日來為方來止可言時而不可言位非易旨也

須知內外之說必先認取體卦識得乾坤為大父母方可蓋內外之說有二其以下為內卦上為外卦此通例也其以體卦為內來交於體卦者為外則未有知其故者故先儒之卦變必內外兩象上下皆可互易其說始通至於專論內卦而或亦言外其說不能相通則遂竟摘內卦之爻而指為外矣凡皆未明於體卦故也如以坤為體卦而乾爻之或初或中或末來一交之是體卦先立於此故謂為內動用之爻自外來交斯為外矣體

卦在內而主靜來交者自外而主動周易以動變為用者也故凡一陽自外來交於坤則此一陽為主而體卦反不得而為主動靜之別固如此也如震坎艮皆以坤陰為體而却主自外來交之陽爻稱為三男以從乾父是此義也所以无妄有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之說聖人教人觀象以審擇主爻安得不於往來內外分疏別白哉如執卦變之說以外為外卦則无妄外三剛固未嘗動也又以何為外耶如以來者謂由內卦則又安用

此外來字面即且六十四卦之彖辭從無有執內卦之爻稱為外者豈非後儒之誤耶漢儒去古未遠多係師承指授每遇三陰三陽而言往來則以泰否二變解之猶不失聖人觀象之遺意以此二卦先具乾坤兩體故也後儒以泰否二象止可通於三陰三陽此外皆不可通則遂各變其法至於其法既變仍有可通不可通者則又置法而曲為之說自信不真欲以遺教豈經旨乎此所以愈遠而愈失其真也若知乾坤為體而或往或

來或內或外止以動用之一爻為主則合上下體而論之謂為泰否之變可也分上下體而論之謂為陰之自內自外而往來上下於乾陽之自內自外而往來上下於坤亦可也不知乾坤為大父母則不知諸卦俱以乾坤為體豈易旨哉
須知其來俱由太極天心而來所以方來之爻俱名曰初無一卦無初爻則無一卦無太極伏羲圓圖初皆向內政所以指明來處也文王所命為初者即伏羲初畫

之兩儀故知文王所有之卦皆開伏羲之圖而得之也
伏羲初加東陽西陰之兩儀悉向於內文王命之為初
孔子謂之為來皆是熟玩圓圖示人以觀象之法耳若
由此而漸加斯為往矣逮至上爻又寓窮則必反之義
則是自內而外自初而未亦皆此循環不息之機固不
獨遇巽逢乾相循而不已也可知周易所有之卦俱是
活的俱是先天

始一終十之義所謂乾坤為大父母中包六子者是也
其震始艮終者陽之始終坤之所由成也巽始兌終者
陰之始終乾之所由成也恒之言始謂震巽也因有兩
始知中之所包必有兩終故兼言終而說在艮兌上去
所以伏卦必不可略卦本兩始而忽又言終以周易所
有之卦原具流行不息之體原是活潑潑地以其皆由
太極天心出也今既由陽始而至陰始則其間必有陽
終可知今既由陰始而至陽始則其間必有陰終可知

又如蠱之終則有始則謂巽兌為陰終陰始也巽之无初有終為其伏震其初尚為純坤以後漸長而為兌也。不明其出於先天圓圖烏得而知之。須知卦有上下之說上謂上卦下謂下卦此以位論者也。柔進而上行此上字又是活字亦如外為外卦內為內卦原只論位至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此外字又是活字皆宜專看動用之爻皆是教人觀象之法來氏卦綜兼三爻而論則未知審擇主爻與觀象之法矣。

須知初之在內其義易明而以外為上則必將以內為下且圓圖之在外者亦容有居下之時何也嘗聞天周地外又聞人首戴天凡地之外莫非天則凡地之外悉為上矣其或不免左右倒側之疑嘗聞西域算士之語云彼國之天南極出地三十六度而順天所見則北極出地四十度夫二極既為地軸非此之上則彼之上矣。兩地之人必不盡順而有倒側者矣又云凡人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星高出一度南星低入一度人南行二

百五十里則南星高出一度北星低入一度以此證知地形正圓周圍九萬里地心之徑三萬里夫中華之與彼地人各戴天則是所戴者皆得為上而所履者皆得為下無疑矣乃或疑倒側者何以不至傾墜也曰此攝之於氣也夫地之大也天猶攝之於中况附地而生者乎知地處天中而人以所戴為上則圓圖之中者下而外者上豈聖人之無徵者哉

之位只緣文王之卦出於伏羲之圖圖止有由內出外之象非竟謂乾為上而坤為下也故初之在內者必不可以言下而上之出外者亦只極外而將返之地不可竟作上下之上

須知易有九關與易大有關係若能稍合得擺方是一箇活周易合其一二雖未俱達猶可漸次相通若九關俱違則無一字為真易矣不知先天出於圖書則不知圖書全具周易之妙不知文王之卦出於先天圖則不

知往來內外八字命爻之旨不知彖辭獨贊乾元則不知周易貴陽之義不知爻辭特標初字則不知原本太極之機不知天道人事皆是卦象則滯而不靈而不解天人合一之理不知乾坤兩卦為大父母則零星無統而不解體靜用動之常不知用九用六兩節止據乾坤而言則不知三百八十四爻其往來上下者發源於何地不知兩儀未肇之前無可言說則不知四聖之易俱始於兩儀之故而太極之圖說紛然起矣不知孔子大

哉二字止贊乾元孔子分二象兩止說揲著之用孔子太極二字止是極贊兩儀肇起之源頭則不知不可圖畫者而強為之圖不可言說者而強為之說矣此周易九關也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函書別集卷三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函書別集卷四
禮部侍郎胡煦撰
易解辨異卷之一
河洛先天圖象
聖人以經學傳心六經皆孔子所定此外皆支離旁雜
鮮能探本窮源理歸一致矣故舍六經而求道則已無
道舍孔子而釋經則已無經况周易者固聖道之大本

所存孔子假年學之韋編猶尚三絕此豈粗浮剽竊畧
觀大意所能懸揣而臆解者乎乃註釋孔子之書而不
折衷孔子之論至採洛書作範之說於向歆而不察係
傳則圖之語取卦變之說於虞荀而不察彖傳往來之
幾襲分爻占驗之說於漢魏而不察窮理盡性之秘旨
宗乾化而坤剛化而柔之論於蔡墨而不察乾元用九
之深機以聖人傳心傳學天人合一之精微僅目爲究
卜究占進退趨避之作用網百家不經之緒論而示之

博違先聖一貫之妙義而莫之非將謂言外不傳之秘
由此而明竊恐言中無盡之藏隱而不宣者亦已多矣
安能盡合纂修本意哉夫聖人以六經垂教固非謂經
中尚有遺義經外尚待旁搜也則經中之義理衷諸經
而可矣學者傳授聖經豈謂後人之聰明上同乎聖別
出之義理遠逾於經乎則聖人之明論衷諸聖而可矣
然則今日解經之失不在經外不能推求剩義而在經
內不能殫究精深不在終身一書不能搜剔詳明而在

拘守一家不能旁搜博採今執本義比之諸儒易傳特一人之書耳我

聖祖仁皇帝修明經學所定周易折中本義而外搜羅纂集不下數十百家悉由

睿慮斟酌裁定增損而去取之用能上發先聖不傳之秘下垂後世無疆之教安在一人之見一家之言遂足洩經文未宣之蘊表列聖不傳之心乎煦幸得見周易折中之書又獲恭聆

聖訓其於易理斯能畧識大意誠不願徒守一家言自隘自畫至負我

聖祖仁皇帝教育人才佑啟百代之深衷也館課之暇爰取舊解之不合於經者標而出之作易解辨異一書以存周易之書倘天下之不欲從同兢兢自守者因之溯流窮源以不背於經則孔子傳經翼易之深心昭然可見而朱子釋經繼聖之雅意當必有陶然其大快者矣用依經傳之序詳辨於後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既說在易經中便是說則而畫卦孔子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則是畫卦之聖人斷爲伏羲明矣則是伏羲之畫卦兼則圖書明矣可知洛書皆畫卦之資也自向歆父子及孔安國有大禹則書作範之說後儒因有取於洪範皇極遂以洛書爲作範之具不取正於經文而取正於先儒無稽之論與孔子異矣

畫卦聖人既指伏羲伏羲又嘗兼則圖書則圖書二者

必同出於伏羲時而伏羲必兼見此洛書又無疑矣乃後儒守向歆之說以爲大禹時神龜出洛今考尚書洪範篇實無此語此其異於孔子者也或曰孔子十翼並未有龜書出於伏羲之說乃顧確以爲然何也曰孔子亦未有龍馬出於伏羲之說然既以爲庖犧畫卦又以河圖洛書說入周易豈伏羲時神龜猶未之出乎豈伏羲猶未見洛書之圖乎豈孔子猶未考洛書之自而漫入諸周易乎豈文王本洛書而爲後天圖武王獨未聞

家教乎孔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釋先天圖也細玩相字通字俱在流行圓轉處說獨天地定位一語似言對待耳然而上天下地其間化育流行實無一息不克相通卽在先天圖中雖若分天上地下之象然陽之始終必交於坤陰之始終必交於乾是位雖定而氣則通原在流行處立之象矣又其一陽二陽三陽一陰二陰三陰何非圓轉不息流行活潑之機耶觀下文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忽用此往來字

面豈其不相流通而有此往來之逆順耶今以爲先天對待不移夫先天則未發之中活潑潑地有何對待之可拘乎此其異於孔子者也

孔子於先天圖止有天地定位數語未嘗取其圖而改易之也河圖洛書是天地自然之易一爲先天一爲後天確不可亂者也文王後天之卦倣象洛書是方位之一定所配則發皆中節之和伏羲先天之卦倣象河圖是內合而外分所配則未發之中洛書在有象之後故

有定向故可紀以卦位河圖在無聲無臭之內有何卦之可執况此時河圖雖出伏羲尚未畫卦有何卦之可配又况河圖所寓止有畫卦道理亦必非卦所能配又况伏羲畫出先天止有圖象以內合外分之機象生成比附之妙此時尚未開而為卦亦復有何卦之可配乃後儒解說河圖顧以文王所開之卦折而補之強與先天之數相配先天而可拆也猶得為先天乎卦而可配先天也不成兩後天乎失先天之旨昧後天之序與孔子異矣

子異矣由北極其因四象各具兩端不異也帝出乎震一節言後天圖也其必始震終艮而貫帝字于上所以明乾陽之布護即大明終始之義也周易貴陽於此可見然不能移離於震前移兌於乾後是則時位之一定而不可易者即寓此圖中今反以為流行不息與孔子異矣

孔子於先天圖則但言其相通相薄初未嘗分卦而言之明未發之無可分也於後天圖則各就其卦中所置

之位與位中所得之卦一一分別言之明已發之無可合也而今顧反其說謂先天一定而不移後天流行而不息與孔子異矣

陰陽太少之說是伏羲熟玩圖書因取其中所蘊道理則以畫卦知二圖之數不踰奇偶而天下萬事之理不越陰陽因畫兩儀以象之又玩內生外成之理爰復各加兩儀遂成四象自此至於六爻無非兩儀之加而千變萬化由此殊矣因四象各具兩儀于是乎有太少之

別是則陰陽太少乃畫卦時初加再加所定之名目也乃後儒不以四象爲畫卦所定執陰陽老少之說以解河圖生成之數豈知河圖所具止有此理可爲取則之資而實未有此名可配生成之數也今乃欲取而配之與孔子異矣

凡有一圖必有一圖之妙故不宜移動絲毫孔子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爲先天小圓圖言也既有生者必有成者是卽則圖本旨是卽與河圖相

配之故今執拆補之說而不究內生外成之妙與孔子異矣
先天配未發之中後天配已發之和孔子曰易无思也
无爲也先天之靜體也乾之元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後天之動用也乾之亨也先天在无思无爲之地有何
可拆必如拆補之說是未發之中而亦可拆爲喜怒哀
樂也與孔子異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處孔子不言太極非

无故也蓋太極無形非可言說今既有著則有形矣既
云五十則有數矣有形有數故不云太極直從兩儀說
起而曰分而爲二以象兩也且伏羲之圖由兩儀而起
未有太極也文王之卦由乾坤而起亦是兩儀邊事未
有太極也周公之爻由初之九六而起亦是兩儀邊事
未有太極也皆爲太極無可言說故從可言者起也今
必添說除一以象太極太極何形而亦可象乎與孔子
異矣

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爲形上之道可知今日卦之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是直以陰陽爲形器之具而未知陰陽在太極初亨之會有理而無質故孔子謂爲太極生兩儀至兩之生四乃始云象象謂有象之可指耳卽乾象之釋亨指出流形之義非形器也卽至後來生出八卦亦不過剛柔太少之再重耳亦非形器也聖人作爲連斷之形畫出重爻單拆之象亦不過倣象陰陽變動之理究非

有形器也夫由兩儀之生而至於八卦六十四卦尚非形器安得執兩儀而遂謂形器乎形器可見者也陰陽之在天地間可形見乎今謂陰陽爲形器與孔子異矣詳見篝燈約旨

孔子韋編三絕假年學易若止因占卜之事便費如許苦心則占卦固如是之難乎且孔子終身學之止成得一卜筮人猶得爲孔子之學乎今日周易止是占卜之書異矣

周易傳道之書也孔子曰易冒天下之道又曰道義之門又曰其道甚大又曰和順于道德又曰三極之道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又曰彌綸天地之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爲道也屢遷又曰立天道立地道立人道是周易爲傳道之書何等精深何等奧妙皆由伏羲圓圖之虛中與文王之乾元周公以初命爻及乾元无首之旨而出今謂周易止是占卜之書竟使學者視之與術數無別亦異於孔子矣夫占卜亦周易所有特周易

之交流而非傳心之正旨也
周易言性之書也河圖未發之中洛書已發之和也圓圖之內合則其中也外分則其和也文王之元亨利正由未發之前而推及於已發之後者也周公之爻已在既亨已後而始成之一爻命名爲初九之既用又以爲无首是皆欲人由已發之後而追尋乎未發之初耳故于係說諸傳既以爲盡性達天又以爲察來也其乾之彖傳由資始之元說到保合太和却止是天命之謂性

也其文言傳由長善之元說到正固幹事却止是率性之謂道也凡皆已發未發之真詮也後面於始亨之利正說出性情兩字於得朋之坤說出美在其中何非性善之的旨子思孟子蓋有所本矣今曰周易止是占卜之書異矣

周易窮理格物之書也今觀其中所引天地日月風雨雷電山川水火草木禽魚馬牛羊豕之類無所不備至其分見於各卦各爻其象亦各各不同卽有偶同者亦

不必皆同一義彖象文言格其物窮其理莫非有益於身心性命之事今但以爲占卜之書異矣

周易博文約禮之書也經之與傳約二萬餘字乃上而仰觀天文下而俯察地理近取諸身而人事之悉備遠取諸物而巨細之不遺其文亦已博矣而要其旨歸莫不有大本存焉晰至精至變之象而歸諸爻合至變至精之爻而歸諸卦合至紛不齊之卦而歸諸四象兩儀合四象兩儀而歸諸虛中之太極則達道在是大本在

是矣孔子曰顯諸仁是彰往而極博者也又曰藏諸用是察來而反約者也然博易而約難故曰其上易知其初難知也今但以為占卜之書異矣
周易天人合一之書也孔子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又曰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又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參贊位育之妙在易中矣又曰與天地合其德又曰成位乎其中是天人合一之旨
在易中矣即在卦爻取象非據天道則援人

事謂天人合一而已今但以為占卜之書徒向趨避進退周旋交接上畱神曾未察天人合一至精至微之道即在其中與孔子異矣
聖人寄占卜於周易非徒欲天下後世有前知之道也亦謂占卜之妙析於幾本於太極通於神明非達性天而明於幾者不能此便是教人最深最妙之旨今但以為占卜之書異矣
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是

孔子明謂陰陽爲形上之道矣蓋太極爲大道之本體其中含蘊非圖可畫非言可說而流行之中隱隱有此二端往來進退盤旋幹濟於中其所生之物有形無形莫不具是實不可以形迹拘也聖人目之爲道蓋以其方出于太極有理而無質故察其流行活潑之妙用而命爲陰陽云耳所由旣謂爲形而上者而又謂爲道也旣謂爲形上則非形器之重濁者可比旣謂爲道則又散見於萬物本義曰卦之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

也是以理爲形上之道而以陰陽爲形下之器矣與孔子異矣無論太極之體至靈至虛其出不窮原非理之可言卽此陰陽方從太極而出唯其至靈至虛運化太極之大用然後能流行變化充塞兩間生成萬物而不有其能變化萬彙而仍无其質今謂陰陽爲形下之器夫器則有形可觀而陰陽何形之可觀器則有體可據而陰陽何體之可據陸子辨之至連用四十字如寒暑上下晝夜晦明之類皆無形之陰陽尚未能察識其不

詳察人言中之意亦已甚矣至陸子謂朱子昧于道器之分朱子荅曰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據此看來則並未知物之所以爲物矣中庸鬼神章固孔子之言也其曰體物而不可遺物卽形下之器也其體之者則陰陽也朱子嘗註爲集註亦以所體之鬼神爲陰陽不聞以所體之物爲陰陽也其下又云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以謂之器夫始終何形乎晦明何形乎而謂爲器乎此皆異于孔子

陰陽爲道之說也

周易之首乾坤以六十二卦皆由乾坤生出故謂乾坤爲大父母周公所由于乾坤兩卦特設用九用六兩節此之義也今曰已成卦象之乾坤遂無能生諸卦之理然則周易之乾坤皆不能生卦何易有六十四卦乎且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與見羣龍之說特標于乾坤何謂乎異矣

孔子天地定位一節又言小圓圖下面數往者順知來

者逆是言圖中圓轉活潑之機往字不重只要人追尋來處推求到太極裏面知聖道之大原所由起耳此與立爻之法用一初字相似聖學極精極微莫妙於此故下面遂不復言順往而但承之曰易逆數也便見得難察在來處矣若其既有所往明明有形有器顯露出來有何難知故以為順後儒不知反而遡諸始者之為逆但以未來者為方來夫方來則有形有器順去而前趨者也何得謂為逆乎孔子言圖而後儒言時孔子逆推

而後儒順求孔子遡厥最初在未有形質之先而後儒徵諸流行在已有形器之後與孔子異矣來往之義未詳此卦變卦綜所由紛紛無已也
孔子之說圓圖有察來之說又有闡幽之說是來之一字便說向最初之地了然最初之地雖屬已過必不可作已往說為是言圖非言時也今以來為方來是說向將然之後是言時而非言圖矣如以時而論往謂如今日追遡往日之事明白而易見則是以順字止作易字

解了以時而論來謂如今日逆計未來之事幽隱而難知則是以逆字止作難字解了非順逆之旨也是徒知逆而迎者之爲逆而不知退而反者之爲逆也夫人之走路也未有不以前進爲順退歸爲逆者也未有不以前進爲往發足之地爲來處者也因前進之地而順趨以爲往因由來之處而逆反以徵來此孔子傳道之妙旨也而後儒異矣

來之爲義陰陽二者皆有之蓋陽位本上今由在下之天根而來自位乎上者視之則逆矣陰位本下今由在上之月窟而來自位乎下者視之則逆矣後儒但言陽來而不言陰來異矣

兼來往而言者是說圖中圓轉之機專言逆數者是反而追尋到太極初生之始今但認作占卜說入極數知來作前知看了竟使後人止目爲占卜書全不知有聖人之道與孔子異矣

剛來柔來之來察來之來知來之來皆是一義皆指明

從出源頭說向太極裏面後儒或以爲由彼卦而來或以爲未來之來或但作往來之來將來字分作幾等與孔子異矣
先天兼則圖書故內合而外分合者河圖之秘分者洛書之奧也故先天大小圓圖不惟做像河圖而洛書之妙已全具於此所以不待更立後天圖也伏羲圓圖本具無窮妙理故能開天而明道卽至文王開而爲卦無非表章圓圖而已孔子因文王之卦原本先天先天原

本圖書故於係傳有彰往察來微顯闡幽之說皆所以闡圖中之妙也又於彖傳每有往來內外上下終始之說亦皆所以闡圖中之妙也今不知諸卦俱托始於先天圓圖顧乃作爲卦變且立之圖與孔子異矣
孔子未嘗有卦變爲此說者始於漢儒然虞仲翔古卦變圖於諸變既畢之後補立一條云諸變俱自乾坤而來自是以下或謂自泰來或謂自否來者有之至宋李挺之傳希夷之學所立卦變圖每變俱標乾坤二字于

首已非聖人本旨猶幸未離乾坤兩象則是用九用六之機六位時成之妙六子各得乾坤之一體其義猶未盡沒也虞荀而後漸就支離矣迨卦變之流傳既盛創而爲圖且謂變得極自然逮於釋經又復與圖相左亦異於孔子矣既未知卦體之成悉出先天原本太極陰陽初非形體可拘何有一卦之可名又不知易中所有諸卦不離乾父坤母二體交索而成又未知卦體將成原是活潑潑地所以有往來內外之說又未知諸卦既

成莫不各爲一體必不可以相易今謂此卦實托始于彼卦其異於孔子宜矣此是離卦而爲之而以四陰卦聖人所立卦爻如但直言一事則止能曲暢此一事之顛末而此外皆無可旁通唯示之以象則其義蘊包羅無盡孔子見文周卦爻之辭莫非是象故於彖標曰大象於爻標曰小象皆述而不作之事也後儒註易確然指定一椿人事絕不顧文周孔子所言止是此卦此爻自具之蘊然後會神取精設象以盡意藉有非此人非

此事而占得此卦此文其說必不能以相通亦異于孔子立象之旨矣象也者旁引而曲肖之謂也孔子解文周卦爻而標之爲象可知文周卦爻原無實義孔子大象上句言天下句言人所以釋卦者也一卦之義何所不通故上句象之以天道下句象之以人事象此卦也若非天道則以物理代之其必以天人物理象之者舉其最遠最近最幽最顯者而該之所以明卦德之包含無盡亦以見天人之合也後儒釋象每以下句

原本上句偏說入人事一邊謂爲法天之學至於上句嘗不照管且不知天人二者悉皆是象與孔子異矣下條傳言索止於一爻蓋欲明所索之一爻爲卦主而已彖辭中或謂剛來下柔或謂柔來文剛或謂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或謂柔進而上行皆指爲主之一爻示人以觀象之法也今不詳乾坤一索再索用九用六之義妄執往來爲卦變遺誤後人與孔子異矣周易六十四卦既出自先天一圖則三百八十四爻安

全解作利正之事又曰看之卦之彖辭竟說得與乾卦絕不相干而用九以下之辭俱歸無用竟忘此節在乾卦之中止是發揮乾德竟忘用九以下之辭皆是說方用九之事與孔子異矣言悉由太極故周公於兩儀始定之爻不名一凡卦之來悉由太極故周公於兩儀始定之爻不名一不名下而命名爲初欲人於初之所由以成爻者著意精察卽孔子察來之意此聖學絕大關係義文相授極精極微之旨也故孔子曰其初難知豈非見得來之難

察而幽之難闡乎不審來字本義但云自某卦變來夫此卦之來旣由彼卦而彼卦又何自來乎如使天地有自然生成之卦體則其體旣定彼此烏可相通如使天地無自然生成之卦體則彼卦之成亦必先有變來之卦體而後可也卽令彼卦亦有變來之卦體而一爻之變旣盡亦必不能通於二爻二爻之變旣盡亦必不能通於三爻其最初所變之一卦必有窮時且專向有形之卦體推求則太極兩儀幾於無用而用九用六六位

時成及一索再索乾坤爲大父母之說俱可廢矣亦異於孔子矣其最奇者變之一佳凶亦亦且專向存述伏羲則圖畫卦文王開圖作易周公拆卦命爻是述而不作相因而一貫者也伏羲述天者也文王述伏羲者也周公述文王者也孔子述三聖以述天者也故以彖象釋文王以小象釋周公以彖中之往來內外釋伏羲之圖明文周之卦爻非文周之自畫皆出自先天者也故係說兩傳或釋圖書或釋先天或釋後天凡皆上述

往古相因爲一貫而已後儒釋先天圖似不知有圖書則聖人則之之說非矣釋文王之卦似不知有先天諸圖則開而當名之說非矣釋周公之爻似不知有文王之卦則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的說非矣與孔子異矣

上經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與人紀不相干乃大通而利於正說作人事與孔子未傳止贊乾德者異矣元亨利貞本爲乾德故象傳贊之大通而利於正說作

時成及一索再索純坤為大父母之說俱可於其亦具
 於此乎矣
 伏義則圖書外大五闕圖作易周公辨卦命爻是述而
 不作相因而一書者也伏義述天者也大五述伏羲者
 必推艮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之階非矣與亦七異矣
 圖艮開而當各之階非矣釋周公之爻以不味自天五
 艮望以艮之階非矣釋文王之佳以不味自夫天階
 周易函書別集卷四 禮部侍郎胡煦撰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函書別集卷五

禮部侍郎胡煦撰

易解辨異卷之二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與人絕不相干乃大通而利於正
 說作人事與孔子彖傳止贊乾德者異矣
 元亨利貞本為乾德故彖傳贊之大通而利於正說作

戒辭與贊辭異矣
元亨利貞一字一義故孔子曰君子行此四德者大通而利於正止說作兩項與孔子異矣
元蘊含者也坤將發者也利則發而無阻貞則發而有成者也利如利刃之利非利益之利行健二字正從此出貞成也正也各正性命地道無成正說此義自資始至有成皆乾德之所能故說入乾卦今但認利為利益之利貞為正而固埋沒成字之義與孔子異矣

元亨利貞本為乾德其諸六十四卦凡能成就六爻自命為卦者莫非乾元既亨陽九之大用故孔子以元為萬物資始又以為乾始美利利天下後儒解釋諸卦其于諸卦所有之亨利貞皆未知資始於乾竟不知元亨利於何所用九用於何地與孔子異矣
用九見羣龍此乾元之方亨正九陽當權得令動作有為之日故周公特標用九二字於首而孔子文言又特加乾元二字於用九之上今因無首二字不得其解便

謂乾化而坤竟成九之不用何得尚云用九乎與孔子連乾元說者異矣對凡九二七皆言天卦見羣龍无首吉是无之既亨因萬物各得所資故謂为无首而又以為吉也首即元也无静而亨動由已亨之後而回視之已大遠於静涵之候故以為无元首云者只如云離了乾元不是静涵之時云耳既亨則萬物生機資此以始故又以為吉也今謂乾化而坤剛而能柔竟不知用之一字全是說亨與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之

義異矣

乾坤二卦獨說用九用六兩節以乾坤即周易之兩儀易中所有卦爻莫不由此二用交索而出所以謂為大父母而孔子亦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然而坤體静鎮無為其諸卦體所成悉皆乾陽之布護故用九遂有羣龍之見而孔子亦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天下即羣龍治即見而吉也至於无成代終之坤雖亦有六之可用然其辭止於利永貞而已且坤德先迷豈嘗有羣陰之

可見乎羣龍者概辭也一爻動龍也六爻動龍也一百九十二陽爻莫非龍也無一卦無陽爻則無一卦非乾陽之用無有一卦非乾陽之用則無一卦無可見之龍故以一羣字概之乃茲僅以六爻俱動者當之似乎周公特設用九一節僅為六爻俱動而言而上文所設六爻之辭反覺爻爻皆非為動變而設且使一爻獨動者有用九一節之占而二爻同動至五爻同動參差不齊一卦之中約有五十餘種皆悉無占豈非周公之缺畧

乎異矣
左傳之占法或取于正卦或取于互卦或取于伏卦至于數爻同動者初不云已動之爻原有無用者可存而不論後儒既立卦變又且自立占法宜乎其無所驗于人事矣曷由知後儒占法為自立者也蓋至啟蒙而卦變之圖寔始詳備無缺乃三爻所變之卦約至二十于是有前十卦為貞以本卦彖辭為主後十卦為悔以之卦彖辭為主之說夫啟蒙之前如李侗邵子所傳未有

三爻同動二十卦之圖也則前十卦後十卦之占法固
啟蒙自立者也無論二爻同動至五爻同動所動之爻
其辭皆宜合占今既分占兩象則所動之辭皆棄而不
論矣左氏出孔子之門左傳翼孔子之經而顧與之異
也亦異於孔子矣又且自之占法宜也其無所不占
周易傳道之書也所列卦爻皆是言理不是言占而用
九一節政卦爻所自出故孔子特添乾元二字說出理
之大原又曰乃見天則便與見天地之心相似便是說

大用之所自出此豈為占而言乎乃後儒知有占不知
有理與孔子異矣又且自之占法宜也其無所不占
易之卦辭皆先說卦德而後說占易之爻辭皆先說象
而後說占孔子象象係說諸傳全言理不言占如所居
而安者易之序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此豈為占而
言乎如繼善成性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仁者見之謂之
仁此豈為占而言乎則周易之所重亦概可識矣蓋占
卜之說聖人與民同患而寄諸易中者也是易中所冒

之道而非其大道也後儒之說卦爻一概說占埋沒聖人傳道之心亦異於孔子矣

乾之九與坤之六相對乾之用與坤之用相對此伸彼屈此進彼退此顯彼隱物之理也乾元一亨則坤陰皆伏是用九而不用六也今日用九而不用七與孔子異矣元者大亨之原本故元亦流動而不滯貞者百利之究歸故貞亦凝定而不遷乾主流動故用九一節專說元

亨邊事坤主鎮靜故用六一節專說利貞邊事孔子于乾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于坤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此皆用九用六動靜殊軌之妙也今于乾用曰不用其剛則于坤用何不曰不用其柔乎亦異于孔子乾坤異詞之妙矣聖人以陰陽之爻稱為九六為變動之爻而言也六者成數之始二四之合也九者成數之終一三五之合也文周孔子皆無七八之說乃一爻獨靜之卦又能為五

文之主漢儒傳授乃始以七八二字代淨陰淨陽義文周孔未之有也今日不用七不用八夫不用則何待言乎異矣

乾之用九專言元亨為乾始美利故也坤之用六專言利貞為地道成終故也所以然者為元亨利貞四德在乾坤非有二也特自其始而言之則以為出於健運之能要其終而言之則以為成于順承之德而已故乾之用九專說元亨一邊為與坤之用六對也不知二用之

辭相對與孔子異矣

彖曰統天又曰御天有統之者有御之者則乾非即天亦已明甚今於大象直以行健之天為乾與孔子異矣孔子彖傳獨以大哉贊乾元不以大贊亨利貞為亨利貞皆由一元而出故元大也大明節復提大明終始大明即乾元也見亨之由於元也於首出節復提首出庶物首出庶物即乾元也見利貞之由於元也皆所以見元之大也無元則亨利貞俱無由以見故獨以大贊乾

元此二節并無一語粘著人事乃後儒釋此二節一以
為聖人之元亨一以為聖人之利貞與孔子異矣
大明終始始者元也終者貞也見亨利貞皆一元之所
攝所以明元之大也此即用九見羣龍之義故下曰六
位時成若但曰大明乾道之終始是將極有道理之經
極有關係之語說得全無意義周易全部皆以象示實
無一卦一爻著定一樁人事而為之說者即有一卦一
爻指定一樁人事即此人事莫非是象亦須高視遠寄

遊神於此事之中此事之外而此卦此爻之精蘊一可
以旁通四達即如此節前面既已說亨後面又說利貞
中間著此數語而特加大明二字於上大者乾也明者
乾之德也終始者乾元之發舒不能自禁者也此皆說
施與一邊之義明亨之必由於元元德之必能自亨以
見元之大耳若以大明節與坤象對看則西南東北所
以言月象明能受之義而大明二字則專言日象明能
施之義也所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仰以觀於天文

者是也上古文字最簡義理包羅無盡簡則必該故不能指定一事包羅無盡則必能旁通四達故不可膠柱而鼓瑟今但以大明作人之知見解了與孔子異矣大明終始大者陽之體也明者陽之象也終始云者明萬物之成始成終皆此陽德之為也其在先天圖中則震艮兩象也陽終陽始而坤體以現則交坤之義在其中矣今不釋交坤之義但曰大明乾道之終始異矣乾坤二卦是六十二卦從出之大原故特著用九用六

二節然孔子之彖象文言每於各不相同之中而即寓不能相離之義如見龍之見利見之見大明之明皆乾之用也而坤則曰先迷乾言時成而坤則曰無成乾曰見羣龍而坤曰利永貞此性情之不同者也然終之始之俱歸大明而坤於是乎有得喪矣是施受之相須也乘龍御天六位時成而坤於是乎以大終矣是往來之相須也今釋乾坤二卦各就本卦釋之絕不知有相通之義與孔子異矣

健行不息者何位可言不知位出於坤因有形而始定與孔子異矣
六位時成即乾陽索成六子之義不以三女謂為坤成而總歸功於乾者正所謂大明終始地道無成而代終也解作人事與六位何涉與孔子異矣
時乘六龍以御天正謂一元既亨而元中之全理悉已全而賦之靈蠢動植巨細精粗皆無所擇仍於元非有損也若將此節說作聖人則下文之保合太和皆屬無

根當知此語比天命之謂性一語更精蓋天命之說猶是順著說下去而此則謂乾元一亨隨萬物之所資莫非全理賦畀出來者也合天下之物而予以全理分天下之物而莫不各予以全理皆此乘六龍而御之者也御者用也乘六龍謂所蘊之全御六龍謂所用之全也天也者六龍之全體也元中之蘊舍當其一亨其妙如此譬如桃杏之仁其含蘊于中者原自無多此則所謂元也當其芽蘖萌動初展發得一分半分此便所謂亨

也然而後此之枝梗花實悉已全具於此則是一元之
蘊當萌芽未動時便已全畀而無歎而後此無窮生意
早於一亨時呈露出來所由謂為乘六龍以御天聖人
言理極深極微莫妙于此今但作人事解了與孔子異
矣
六龍者本卦之六爻也此專釋乾卦故曰六龍乾卦六
爻變動用于諸卦止此六位故曰六然所用之九悉由
乾出故六位皆得稱龍羣龍者六十四卦之陽爻也因

其方用于乾卦故曰六龍若其徧給于諸卦便曰羣龍
矣不識六龍羣龍之辨亦異于孔子矣
六龍即六子也乾坤相索至于六而變態盡矣故卦止
于六爻日月交光止于六象而已先天後天二圖除乾
坤坎離止于六象而已周公釋乾用則曰羣龍孔子釋
本卦則曰六龍今釋作聖人則六龍何所指乎異矣
周易言性天道之書也子思中庸說天命之謂性是從
天說起孔子乾象從統天者說起此中庸更深一層故

中庸猶可解而周易最為難解元訓善和之義不訓大
大哉者贊元者也曷由知元之為善和觀其說元從資
始統天說起到得利貞便說出保合太和非資之者原
出太和曷由有太和之保合乎由資始而至保合賦畀
之事始完故予曰孔子乾象是言天命之謂性也到得
文言說向人事開口便曰善曰嘉曰和便是由保合太
和而來便是由一元之善而來非和而曷由善乎非善
而曷由和乎戾氣不可以為善惡德不可以為和是善

和之相資也故子思確信為中節之和而孟子確以為
性善也逮後說出事幹又說出行此四德故予曰孔子
文言是說率性之謂道也子思親承聖人之教其言必
有所據今解周易不與中庸相合亦異于孔子矣
各正性命而即曰保合太和仍打轉乾元上去故下文
便說首出庶物言利貞之由於元以見元之大也上文
明曰乾元資始天下安有首出庶物如乾元者今今但
解為君道與孔子異矣

孔子大象特標象字於首要見得下文所言之天與君子皆乾象也非即乾也今以為直言君子竟畧象字而不顧謂象為卦之上下兩象據此而言亦可云小象之象為卦之上下兩象乎與孔子象者像也之義異矣河洛所出之圖書象也伏羲所畫之先天象也文王擬卦而設之辭周公擬爻而設之辭無往而非象也孔子釋文周之卦爻作為象象文言無往而非設象者也夫卦之與爻有何實事之可言而不謂為象能乎讀擬象之

書鑿鑿然指定人事以言之得為知象者乎釋乾之元則曰統天釋乾之亨則曰御天有統之者有御之者則乾非即天也明矣乃于天之健行直指為乾與孔子異矣象辭明曰進无咎也既已曰進則非退可知本義因文言中進退无恒一語添出退字不察用退字之義是謂居外卦之初猶在外卦之下有歛然自退意只是進而能慎非不進也乃於此處註曰可以進而不必于進全

說作退象與孔子異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四句是解乾之四德特借人事
中嘉善義事字樣以發明之所重在長會和幹以闡明
元亨利貞四字只據理而言耳故下面體仁長人之上
始加君子二字以分別之今以此節便言人事異矣
彖辭之釋元亨利貞是說賦畀之事故說到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而止文言之釋元亨利貞是說稟受之事故
以善之長說中之所蘊而又說出足以云云皆謂未發

之大本不可限量者也
退後說出行字則參贊位育皆
在其中故下遂繼之曰乾元亨利貞既已說出君子却
又標出乾字所以明天人之合謂此正大德天才天工
天用之妙也不知此為孔子言性最真最切之旨亦異
於孔子矣然而此種道理不能明了何由曰聖人之道
盡在易象春秋乎
陰陽往復之理非可形見天人合一之機豈易發明孔
子之言人事是因人事而迴顧卦義又義達其旨趣則

所以見天人之合也。大象兼言天人正復相似而本義概指為人事異矣。二節全是說性本象中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來子思率性之謂道孟子之性善一脈相承俱由此傳而始不知此義渾天人而鶻突解之亦異於孔子矣。體仁長人節中添足以二字便是說性中之包括無所不有性量之全能無往不可不知此處用一體字猶止

說在靜邊即子思之所謂大本也。下面行字方始說在用邊方是子思之達道亦異於孔子矣。乾始美利美之云者與前善之嘉之同義坤卦美在其中即此美字皆因元中之善而贊之不知乾坤之辭本有可通亦異於孔子矣。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全言乾德全是美之之意而後儒言人異矣。大哉乾乎三句只是贊元六爻發揮二句只是贊亨時

乘六龍二句又是兼利貞而贊之而贊元亨一邊者較多以乾之所重在資始之美利而利之與貞止是亨中事耳天下平本利貞之事雲行雨施却是言亨可知乾元一亨而利貞之事已畢此處不分貼元亨利貞以求的解但以鶻突了之異於孔子矣不似此之解本時乘六龍以御天也說在雲行雨施之上雲行雨施在象辭中既是全明天道可知大明一節全說元之能亨非說聖人矣蓋時乘二句是元之將亨故能道理相承

本義因象中作聖人解了故於此處亦夾入聖人而不知雲行雨施在象辭中已註明是乾德之亨非言聖人時乘六龍在象辭中已註明是聖人之事非專言亨至此則上面已說時乘六龍而下面忽打轉雲行雨施文理何能承接只得將此四句全說聖人而雲行雨施亦遂以為聖人之事不知自陽氣潛藏七段至此又是全言天道故能使時乘六龍與雲行雨施合為一類而解之并可知大明一節不是說聖人之事當知象辭文言

皆止說乾元能亨之理天下平也只是利貞之事全該入亨中則孔子彖辭是全言乾德非言聖人矣而本義異矣

與天地合德一段言天人合一之妙正是聖人作易本旨孔子特於此爻標之以六十二卦皆乾之用九所成而一元之大用必由天位之正中而出九五一爻正天位之正中是一元之美利所由普終始之大明所自出也本義曰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止在爻位上

看異矣豈知先天弗違後天奉時全是天人合一之旨乎凡爻之在上者皆可以統下故以九五命為君爻四統下三爻三統下二爻二包下一爻其分定然耳乾之大化自上而下故重在上卦造化之妙胥由中出故重在五爻若上之一爻本可統下五爻然處亢極將返之地故存之以象人君所奉之天其實上爻亦有象君者明夷之上六是也

知進而不知退三句本義曰所以動而有悔也夫悔之

為言必其知之者也今既不知何悔之有此與孔子之言不知者異矣如曰其不知在未事之先逮於不知而動動而有誤然後知悔是此悔字本動字來信如此言則并未知亢字之義矣亢之為言便是動到極處矣何待再動然後始知悔乎故動之一字亦與孔子之言亢異也其詳具見乾卦約處

利字連牡馬之貞為句是坤止有三德矣試看孔子象辭釋牝馬處亦曾牽合利字與貞字否耶與孔子異矣元亨利貞乾與坤同者也匪獨乾與坤同即六十四卦所有之元亨利貞亦無弗同特得亨利貞者居多而得元者少耳元也者乾坤之有也即亨利貞亦皆各得其一而未能兼得其二三也由此四字諸卦皆同此義故文王命卦之辭不能另為一義職是故也孔子釋於各卦雖因卦而各一其義而元亨利貞之真理則未嘗異

也如其各說一義則與孔子異矣。乾以一元資始乾之所重在元故孔子獨以大哉贊乾之元至于用九言亨而必遯原於无首可見亨由于元以明元之重也。坤以資生成終坤之所重在貞故文王獨以牝馬加于坤之貞至於用六言利貞而必添一永字以見坤之所重在利貞即地道成終之義也。故元亨利為三句而牝馬之貞為一句。今日利牝馬之貞仍是乾卦之利于正以二字作一句解矣。異矣。

先迷後得主句利句益元亨利貞四字本為四德自應各為四句自乾而外或得其一或得其二無非得于乾者故每一字皆可成句。象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得常即得主也。故於文言復疏之曰後得主而有常是得主二字連讀明矣。今謂先迷後得句主利句以得字對迷字其文法似乎順矣。不惟不解迷字之義并不解得字之義。蓋此得字即得朋之得只要見得坤之本無所有與先迷一例看耳。其能生成萬物者皆其得自外來資。

于乾陽而有益者也故稱之曰得今日乾主義坤主利竟將坤德全看壞了所以後面經文雖有極美之陰爻亦盡以小人目之且曰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如此釋經成何道理豈知乾坤兩卦居首正六十四卦從出之大原而得之一字正乾坤相須之妙旨乎豈知乾不得坤則乾亦無所依附而終為無用者乎豈知坤不得乾則迷者常迷而迄無所成乎豈知孔子之坤彖語語皆贊辭乎異矣

坤之四德本與乾同而下復添六句以為之象是因貞字之上添出牝馬二字文王懼人不知添此二字是象坤之成物必待有得而始生故于其下復設二象皆言得字之妙也君子三句是即人事以象坤之利有待于得西南三句是即天道以象坤之貞有待于得故君子三句之下以利字為句承之西南三句之下以安貞吉三字承之安者貞之體吉者貞之用也句段不清則真義不明異矣

安貞吉本喪朋來是坤德自然如此是即無成代終之義朱子謂能安於正則吉若不安於正則將不吉矣噫異矣贊坤德者固如是乎況辭中本有吉之稱乎大抵卦辭爻辭本有吉處皆是卦爻之德自合如此皆不必反說向凶字一邊去蓋由聖人擬卦擬爻有以確見其所由然也若使吉象可反說向凶邊然則凶爻亦可反說向吉邊乎持兩可之見者皆從穆姜有是四德隨而無咎之一說來然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小人之

占反是而無足怪也君子之占則斷然而不可易矣且易為天人合一之書無契天之誠無違天之識欲吉凶之不爽難矣文王周公擬卦擬爻凡稱吉凶從無持兩可之見者非無謂也今于諸卦中所有利貞二字率解曰利于正此皆持兩可之見耳豈知利為卦德貞亦卦德原為兩義今如此作解與孔子異矣西南東北指日月而言非泛引者也孔子曰仰以觀于天文又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日月之道貞明

者也日月者天地之陰陽顯而可見者也今但指人而言謂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得朋猶可喪朋之說何據乎解得全無意義全無道理異矣

西南東北震艮兩象也乾陽之交交于坤故三男之一陽者皆附坤而見日月交光震象必見于西南艮象必見于東北先天圖中震艮夾純坤于此一為陽始一為陽終因為坤體所隔故能相形而見此于坤卦象之正得喪之所由分也因陽氣之始終全由用處見得故借

日月交光遷轉變動生明之西南成魄之東北而指出始之終之之象要其所發明者即大明終始之義皆先天圖中乾交于坤之妙也因文王六十四卦昏出先天一圖故此後彖辭遂多以往來內外言之職是故耳今謂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豈知朋即相資有助之謂乎豈知得即得陽喪即喪陽乎未得之前為坤所以復卦有天心之見既喪之後亦為坤所以剝卦有剝廬之象也而本義異矣喪朋而謂為有慶此正坤德之

安貞无成代終而成吉者也今日反之西南則終有慶
豈不與得朋之句犯重乎且所釋者謂東北喪朋乃終
有慶耳豈嘗有西南字樣在乃終有慶之上乎豈又知
得朋之類為何類乎此等道理豈遂足以發明坤德而
謂為贊坤德者乎與孔子異矣
元亨利貞本為四德貞字之上特添牝馬二字以坤德
資生而成終故也原不連利字為句孔子彖辭專說牝
馬亦不連利字為句今連利字為句與孔子異矣

彖辭既曰應地無疆有應之者則兩物矣可知地為坤
象而非即坤也亦猶統天御天之說則可知天非即乾
也蓋坤止有順義原是生天生地之物本不可以形求
今於大象仍以高下相因釋之異矣
地勢坤坤順也此因地亦具有坤順之德故借地象以
象坤而直以順義予地也亦猶天本具猶乾健之德故
即天象以言乾而直以健義予天耳君子句亦是借君
子以為象必兼地與君子而為之象者以周易為天人

合一之書也今直以坤為地君子為君子竟忘此為坤卦之象故孔子特置象字於上得不與孔子異乎用六則不用九是六之所從來用六則必用之於九是六之所由往蓋天地間止有陰陽往復而已九六者陰陽之名也六十四卦無非九六之迭用即無非陰陽之往來六而不用於九則九無托足之地而六亦終無効靈之日矣九而不用於六則六亦終無所得而九亦終無効靈之地矣今日用六而不用八全指陰言豈知八

為靜陰本在無用之地且與用六永貞以大終也之義異矣夫大明固乾陽之象也若非用之於九何得有大終之說耶參伍者十伍也十伍者九係傳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伍者十伍也十伍者九六之合老陰老陽之交也參伍則三其五矣而又分之為九六則已非三五之舊所由謂為錯綜其數也今言九但知為九言六但知為六而不察九六參五之妙豈知三百八十四爻曾有一爻非九六之用乎特九用則

六退六用則九退而已乃顧添說七八異於孔子矣
乾之元首及大明終始便是說交坤坤之得朋便是說
交乾蓋乾之六爻皆由坤而見不然則健行不息者安
可定之以位坤之六爻皆因乾而有不然則先迷無成
者安有含章括囊美在其中的象所以謂陰陽兩象皆
是循環的所以謂乾坤兩體索成六十二卦而為大父
母也今釋乾似不知有坤釋坤似不知有乾異矣不知
乾坤有相須之義必相待而始見不知六子之成皆分

乾坤以為體則後面往來上下內外之說安得不誤為
卦變乎

今謂後得主而有常主下當有利字以遷就坤陰主利
之曲說竟不詳求經旨似欲改正孔子經文夫經文未
經秦火安有錯誤異之異矣
順本坤德言積之之勢甚順則當慎之意自在其中比
諸惡人初為惡事此心不泯當亦知有畏懼迨積之既
久習以為常故謂積為順也今改為慎字則埋沒順字

之義兼未省積字之義矣然則順當作慎之說非欲改正孔子經文乎異矣
黃裳元吉四字四義黃者中之德也裳者中之位也元者善之長也此三字美坤之德有此三妙故占者吉也故左傳止分三義釋之裳非下也據衣裳而論則衣覆于外而裳在其中矣今但解為下飾則與孔子黃中居體之旨異矣

坤之一卦全為臣道五雖尊位其在坤卦孔子止以黃中釋之今以為尊位則與黃中之旨異矣
元者善也即保合太和長善體仁美利天下之美也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正在此處因坤與乾交含宏光大故能有此在中之美今但連吉字釋為大吉則非聖人之心矣與孔子之釋元者異矣
剝柔始交而難生雜卦曰乾剝坤柔屯卦二陽出於乾四陰出於坤此正用九用六之妙而又當序卦之首又當天一生水打初萌動之機故以為始交今日以二體

釋卦名義夫二體皆男何剛柔之可分乎異矣此皆由不明用九用六之說故也六之妙而人言其佳之首又震坎二卦各有剛柔則皆屬乾坤之交第上下兩體皆二陰而一陽是上下皆坤體而乾陽用九初來于坤體者也因二陽為動用之爻故以二陽為主今日始交謂震難生謂坎但說震坎兩卦之合非剛柔之交矣與孔子異矣

既曰剛柔始交于序卦之首用一始字便知六十二卦皆交矣六十二卦皆交則六十二卦皆九六之用矣周易之文簡而該每舉端而不竟其委故特用一始字以該全部周易今但知有本卦夫震坎兩卦有何始之可言乎與孔子異矣

需之九五日以中正也迨於上六則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豫之六二曰以中正也六三亦曰位不當也古之周易四聖各分為卷只因孔子小象需之九五與上六相連豫之六二與六三相連二五既為得中之爻三上

所由不當位也今但認以陰居陰以陽居陽為當位固執一說以解周易與孔子異矣小象謂之六五與上六象曰履柔履剛也柔謂三之一陰剛謂下二陽也乾與三男為剛卦主陽爻故也坤與三女為柔卦主陰爻故也此柔履剛即謂兌柔在乾剛下也履即禮下于人之禮作敬字看屯卦剛柔始交雜卦乾剛坤柔陰陽剛柔之辨原止論爻亦已明甚人之所履必在其下爻中分論流行之氣故以踐履為義象象統論一卦之體故以

禮下為義上天下澤即禮下之義也今於六三註中則曰以此履乾不知禮下之履而以踐履為履今兌在乾下是足反向上而為履矣夫履卦以乾為人而以在下之一陰為足與豫卦以坤為人而以在上之一陽為簪同也屯之乘馬解之負且乘凡言乘者亦皆在下者也豈人之足而顧有上履者乎履帝位而不疚方兼踐履而說道理非謂下卦履上卦也亦如復卦不遠之復本指初爻而爻爻皆得言復故履卦爻爻各俱踐履之義

而必不可作以兌履乾以上下之位不可倒置天澤分定故也況卦辭與爻辭不同者爻辭觀其氣之流行在行動處說故取踐履之義卦辭統論一卦之體在鎮定處說故言上下之分寧體也而亦可倒置乎哉今於象但曰以二體釋卦名義於爻辭則曰以此履乾與孔子異矣

履卦本有二義有禮下之履上天下澤是也有踐履之履履虎尾履帝位是也柔履剛統論卦體是以下承上即禮下之說正是上天下澤之義故下即曰悅而應乎乾言應而不言履即禮下之義也此非謂在下之柔而承順于剛乎卦中之爻在上者則乘下在下者則承上一定不移之例原是如此今但解作踐履之履與上天下澤之旨異矣

上天下澤而謂之為履專重下之上承一邊故下單曰定民志而不及上天之義如但認柔履剛為踐履之義則此履字又何說乎異於孔子定民志之說矣

武人為于大君添一于字非直謂為君也只見得經文之事非緯武所能象辭以不足解之正見得無此才具不宜妄作耳觀志剛二字可知其不自諒矣今引秦政項籍之事解作為君豈為字下用于字之旨乎與孔子異矣且易辭原極簡易豈故添此煩文乎

凡包皆外包乎內也蒙之包蒙二包初也三四五又包二者也姤之包魚二包初也三之包無魚以先有包初之二與初最親故也泰之包荒謂坤土有荒穢之象言

包之以荒穢也否之包承謂乾陽為下坤之所承奉言包之於所承奉者也因為荒穢之所包若廣博無際者然也故有得尚於中行之說因為我承奉者之所包若小人媚悅取容者然也故有大人否亨之說此皆自外而包乎內也今于泰但曰包容荒穢二字竟無所指于否曰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是包字承字俱指在下者說與孔子異矣

泰九二得尚乎中行尚上古通用坎卦行有尚皆是如

此今但曰則合乎中行之道而置尚字於不論竟使周易最簡潔文字每以一字寓無窮妙義者而亦竟有間文矣與孔子異矣豈知此句惟一尚字最為緊要見得包我者在上便有接引之義所以有得尚中行之說尚字不得其解則全句之義皆非全句之義既非則全句之義皆非

利北馬之貞此主象也君子有攸往十一字則以人事釋此主象者也西南得朋十一字則以天道釋此主象者也此爻則包荒為主象以下之辭皆釋包荒者也故孔子小象止取包荒及得尚於中行一語今將一爻之辭說作幾種道理亦異於孔子矣

卦之稱名由卦而定如復之六爻皆言復姤之六爻皆言遇師之六爻皆言師井鼎六爻皆言井鼎是也泰之六爻自應皆具泰義乃九三居泰卦之中今曰泰過乎

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夫適當泰卦之中而便可以為泰極乎適當泰卦之中而便可以為否來乎若然猶尚得為泰卦乎泰卦既兼有否卦之義則否之一卦不可廢乎泰之九三如此否之六三不亦可曰否將極而泰欲來乎否本與泰相反何未聞以泰卦之義說入否中乎總由以乾為義以坤為利之見橫塞於中遂將純坤一卦概作不美者看去豈知此爻在泰卦之中正天地相接之際止所以發能交之理孔子所由謂為天地

際也今以為泰極否來亦異於孔子天地際也之義矣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皆因此爻在上下相接之間皆是發无往不復之義以明陰陽之流轉原具有相資相得之義泰交之義正由此爻而出孔子所由謂為天地際也今將勿恤二句看作反說之辭與孔子異矣

包羞云者為乾陽為坤陰之所承奉而此爻緊與乾接乾又在外而包之是因坤之承奉而受彼之包容豈不

可羞今日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害而未能此小人者謂三乎亦謂四乎如以小人指三彼既懷傷害之心矣抑豈知此心之可羞乎如以小人而指四四又實係陽爻正本義所目為君子者也而又何處見其有傷害之志乎與孔子異矣

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皆發乾坤相接之妙今日泰已過中又曰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亦異於孔子失實之旨矣豈知陽神而陰形陽虛而陰實乎詳見約註小畜

之六五及謙之六五兩爻周易六十四卦皆折先天圖而有之皆是說先天圖中道理如此鄰字謂在先天圖中原屬鄰近之卦今又得會為一卦或變動而復會比鄰之卦然後得言鄰言遇此爻之鄰正謂坤艮之復會與乾之復會也凡易中言財言食言畜言實言有形體者皆在陰爻其詳俱見函書帝乙歸妹帝字由中爻之震象而出乙字由坤象而出與甲庚同旨今以帝乙指為紂父亦何處見得以祉元吉之妙乎豈紂父亦具此

美而有可徵之事乎與孔子中以行願之旨異矣
豫之卦辭曰利建侯行師非有豫樂字樣也孔子彖辭
但曰順以動非有豫樂字樣也未說動先說順而中用
以字拖下便有豫先之義存焉下文順以動上重加一
豫字便是說豫其順也觀不過不忒俱說在時上則豫
先之義可知今但說豫樂亦異於孔子時義之旨矣
由豫豫之所由以得名者也非象也大有得始為此爻
之主象朋盍簪又大有得之象簪喻陽之健謂大也所

合者髮之多謂大有得也謂豫卦之所由名以大之有
所得也大謂四之一陽有得謂上下五陰胥附之耳豫
與小畜相反此三字亦即小畜之義猶之以一陰而畜
五陽也小畜之卦既因此象定為卦名豫之得名却只
說出大得之效故於此爻補說大有得三字之象而即
以為所由成豫者在此爻也因以見此卦與小畜相似
而不克與小畜同名此之故也今但曰其占為大有得
竟作占卜說亦異於孔子矣

大有得由豫之實理也勿疑朋盍簪又大有得之象也
皆卦體自具之象也但以坤卦括囊之說比之其理自
見今且離了大有得另說一種道理豈知周公一爻之
辭皆是一個道理乎亦異於孔子志大行之說矣
隨之一卦彖辭明曰隨時周易未經秦火原无訛字自
王肅以時字改為之字而後儒宗之或以為人隨己或
以為己隨人而隨時之義渺然矣不知元有元時亨有
亨時聖人隨之則立身致行應事接物皆在其中豈但

相隨之說哉孔子時中正由此出今改曰天下隨之說
作人之隨己與孔子異矣夫孔子固曰隨時之義大矣
非曰隨人之義大也君子責自立豈以隨人為美乎如
其無可隨之人又將何隨乎

隨六二係小子夫丈夫象曰弗兼與也此猶未見弗兼
與為舍下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象曰志舍下也則舍二
矣蓋隨之為言以緊緊相隨為義因此卦象兌為陰終
震為陽始陰之既終而陽隨以始陰陽流轉中間實無

斷絕故名為隨爻之逐漸相承流行不息亦若是耳未
有隔爻而可為相隨者也亦如此卦以兩相親比為比
而逐爻相比亦復如是未有隔爻而可為親比者也亦
如先天圖中相親之卦或言鄰或言遇如隔一卦即不
得言鄰言遇也然前有所隨則後必有所舍故二則隨
三而舍初三陰故曰小子初陽故曰丈夫三則隨四而
舍二四陽故曰丈夫二陰故曰小子也若初之雖有所
隨而前無所舍故直以為出門交便可識初隨之義上

之後無所隨而僅安其位故但以為拘係之又從維之
也係之為義若懸掛之說亦必在上始得稱之未有在
下可稱為係者今隨至上已無上矣故不言隨而言係
言維且陽大陰小周易之通例從未有倒易其說者小
畜之小大得之大亦可觀矣今於六二之丈夫指初矣
於六三之小子亦謂指初豈孔子於初之一爻忽丈夫
忽小子乎與孔子異矣

孔子觀象之法有乘承有應與有比與有主爻而總不

能離時位二字時者流行而不息蓋出於乾以神用而動也位者一定而不移蓋出於坤以形成而靜也既有位中之時又有時中之位以天地間無非陰陽二者相感相循而已至其論爻又必因卦而為之說如隨比之專論乘承比與乾坤兩卦專論相交是也今但執一法以衡之如論當位則止曰以陰居陰以陽居陽而不別初中上下論內外兩體則止曰應不應而不及乘承比與不擇主爻且不分別各爻之時位與孔子異矣

蓋剝上而柔下剝謂艮之一陽柔謂巽之一陰此皆以乾坤為體卦因而擇取動用之主爻以為觀象之法也今特設卦變謂自賁來者初上二下則全說在內卦而上之一位乃反不得為上矣自井來者五上上下則全說在上卦而初之一爻乃反不得為下矣自既濟來者兼之此又說四爻之上下而剝柔二字原只指定兩爻亦無四爻來往之例及考卦變圖其變之來也率皆一卦而止及至釋經執圖中所變之法不可相通又復別

取三卦以徵之夫孔子之時未聞有所謂卦變也即其所取賁井既濟比之於盡絕無道理可相干涉安用此无用之變而推求此卦之來處耶今如有人絕不知有此三卦不知有此來處亦並不必有此卦變其於盡卦道理仍自無損若使古人先有卦變而孔子失之孔子之經何以訓後今讀孔子之經解孔子之義而不深究往來上下字面因作絕無道理之卦變以倣象形似用以釋極精極微之周易與孔子異矣

先甲後甲文王引之入經先庚後庚周公引之論文則是納甲之說文周之前固已有之道理極深與天運相契所以孔子釋為天行此豈術數家所能辨乎皆由太古聖人仰觀俯察遠取物近取身知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因取日月交光之妙畫成先天一圖夫圖之畫也既由仰觀俯察而出則日月交光必與圖中之旨兩不相背矣文周卦爻既開先天而有之則發明先天圖因有取於日月交光顯然可見之迹所由有庚甲之說也

夫庚甲者日月交光或多或少或上或下所見之在也其妙在象之遷移與卦象之陰陽多寡微盛相等而不在于位之一定特因轉遷者未易明言姑指其一定者而紀之政欲人詳求遷轉之妙遂以為庚甲云耳庚者庚方甲者甲方也總緣周易道理廣大精微無巨無細悉已包括其中迨於濟民之行用之有驗然後漸漸推求出時日支干道理迨於易中卦爻合諸時日支干無往而不驗然後推求出生克制化此六壬太乙旺相孤虛

之所由起也其見於越絕書與吳越春秋皆戰國術士所為文周以前未之有也然其道理淺陋雖存納甲之名絕不知天行為何義日月交光為何象矣今觀孔子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行之說非即日月交光遷轉變動而言何以謂為天之行乎此與損益盈虛有時相似據甲而論則謂陰終陰始陰終甲之前陰始甲之後也據兩體而論則謂陽終陰始陽終艮陰始巽也如據日月交光而論則又謂陽終陽始益陰終則必為陽始陰

始則必為陽終也以陰陽之迭運其始其終悉屬天行故也夫日月即陰陽也若非發明日月交光陰陽始終之義何得有天行之說不本天行二字以釋庚甲為得旨者哉今以自辛丁寧之義釋之既不詳極精深之納甲而仍取無意義之天干作字義解說與始終二字及天行之說有何干涉豈知伏羲仰觀天象畫出先天一圖止有畫圖之道理其時並無一字可以義寓也豈知庚甲原無深意止是日月交光所經歷之位欲人觀象

見天運流行便與先天圖中乾坤六子相似故以為天行也豈知三日之說非指丁寧止是前三後三之爻數耳此其異于孔子者也

觀我生觀其生謂陰為陽之所生故五上二爻其辭畧謂當觀民以自考也今日仰而觀之又曰為下所觀夫象詞觀民之旨與孔子異矣果為民之所觀則孔子象詞便當曰民觀矣

凡陽皆動而陰皆靜陽無形而陰有形文王之卦象周

公之爻象未有不如此者今日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則是以陽為其中所間隔之物而竟置三陰于不論矣夫上下兩陽皆陽而獨謂中陽作梗何也如此看來將謂兩頤為齧物之具乎不知陽德善動今在頤中故象齧陰形有質故象物陽又以神用而無間不入者也今陰爻分居上下兩卦而善動之陽入而渾合其中故以為噬而嗑今以陰為虛以陽為間吾不知所間又何物之間也而孔子異矣至謂柔得

中而上行是定上卦動用之主爻耳今謂自益來已詳辨于前
碩果不食即上九之義也果在上者也碩大也即謂陽也不食者謂艮上之一陽猶存即剝而未盡之義也今以剝而復生言之則是在下而非在上者矣夫孔子小象固未有復生之說也異矣
君子得輿謂坤體在下據上陽之視陰而言小人剝廬據坤之視艮從上九既變而言孔子小象原自明折今

曰小人居之則剥極於上自失所覆而不復碩果得與之象矣是亦以上九之陽作小人看也安有是理且碩果不食爻之主象也得輿剝廬又碩果句中之象今以之釋剝廬一句則未知爻象之與主象雖同為一義而却不可混矣異矣

復卦朋來无咎即坤卦得朋之旨全言卦義非言人事象辭動而以順行本剝反來下曰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則是此二句全說復亨剝反之理今日其占為已

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全是言占全無卦義亦異於孔子矣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彖辭明曰天行非有人事之可言也全曰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但止說在占上全與天行無涉亦異於孔子矣

无妄剝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聖人立卦之法下三爻為內上三爻為外此萬不可動移者也從未有以下三爻為外者本義曰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是以二

為外與孔子異矣豈知六子皆具乾坤之體故乾均為
大父母以乾為體而坤來交之則坤為外矣以坤為體
而乾來交之則乾為外矣不明體卦則不解乾坤二用
因不解內外往來何以釋經宜乎卦變之誤紛紛而不
已也曰其古又論其並至命子曰當管來其也五
大過之三四皆棟而橈隆分焉因棟為在上之物必下
之藉者有力始可以固故四有白茅之藉為應則以為
隆而小象亦以不橈乎下若三之應者在上與棟何益

故曰不可有輔今於九三日以剛居剛不勝其重與輔
字何涉于九四曰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乎柔矣是
直與不橈乎下相反矣異矣且白茅之藉豈不為四陽
在上而云然乎況九四為正應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此皆言習坎之德非指人言
也彖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是有孚之實義
據水而言之非言人也以剛中也是心亨之實義據坎
之中陽而言之非言人也今日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

以是而行必有功矣全說人事與孔子異矣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本二字為句觀小象樽酒簋贰為
句包用缶二字於中此小象之通例也今謂樽酒簋句
贰用缶句是將下句之贰字截附上句之末孔子經文
從無如是文法且樽酒六字皆約象也故下遂承之曰
納約今以副贰為義業已有所益矣猶得謂之約乎與
孔子異矣
樽酒簋贰用缶皆約象也所納雖約而自有為牖之勢

是蟻穴潰堤之象也見得水之為性但有絲路可通而
漸擴漸大卒成巨穴不難因此又在兩坎之間故所言
皆坎中至理况又當甫離下坎方至上坎之又以三四
論是兩坎之際也以四五論是劉柔之際也際也者遇
而合也兩坎而至於相際其中必有相通之故水德中
劉實具有能通之才以能通之才居兩坎之際而卒至
相通其所以能然者原不心始初遽能通也亦不必能
通之借資大也但得些子罅隙而亦可矣所以周公

納約之象所以孔子即曰剛柔際也剛柔而至于相際則能通者矣水而至于剛柔相際則其能通也自亦不煩餘力而知其兩水之必合矣樽酒盞貳用缶皆兩人相際相合之具約而能通之象也以人情之相通原不待禮樂之極盛象兩水之相際原不必穴之本巨也今日但用薄禮益以誠心與劉柔二字何涉且亦未明乎際字之義矣與孔子異矣

吳周易函書別集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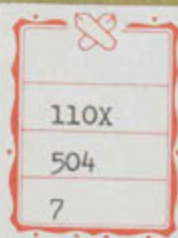
總校官編

修臣 吳裕德

江南道御史臣 劉坤

校對生 員 劉堅

蘇州府志
卷之四
風俗



110X
504
7